

四十载琴韵阐释中国故事，“吕校长”开启艺术传承新局面

吕思清：最后一个因素是人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

每年听一场吕思清音乐会,对于青岛乐迷来说有一种仪式感。9月26日晚间,天骄音乐会“跨越阿尔卑斯山”吕思清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在青岛大剧院音乐厅举行,吕思清与钢琴家金文彬联袂演绎莫扎特《降B大调第10号小提琴奏鸣曲》、贝多芬《G大调第8小提琴钢琴奏鸣曲》、弗朗克《A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》等作品,展现了琴弦与琴键的灵魂共鸣。

对于青岛这座“琴岛”而言,吕思清不只是音乐家,也是一个文化符号。在吕思清的琴声里,中国乐迷理解了古典乐的深邃,而国际乐迷通过《梁祝》,理解何为中国作品,也理解中国作品的时间容量和内涵容量。通过吕思清从琴童、演奏家到音乐教育家的履历,乐迷见证了中国艺术家的成长范式。在每个节点上奏响时代需要的弦音,与中国文化开放的大叙事同频,吕思清一人一琴,协力升维。

经典:穿越时间的艺术能量

记者:今年您的演出曲目非常丰富。4月,您和青岛交响乐团合作了《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》,而您和钢琴家金文彬也合作了德沃夏克、圣桑等大师作品,请问您现在按照什么标准挑选曲目,是难度最高、最能体现小提琴技术的作品,还是选择您近期最有感觉的曲目?

吕思清:决定选择曲目的因素非常多,既包括外部因素,也包括自己的一些思考:结合自己的演奏状态、演奏技术的拓展等因素,安排一些跟交响乐团合作的协奏曲或者跟钢琴合作的奏鸣曲。有时候也会根据作曲家的纪念年份来安排曲目,像今年是莫扎特诞辰270周年,我们会有莫扎特的作品《降B大调第10号小提琴奏鸣曲》;明年是贝多芬逝世200周年,贝多芬的曲目演奏相对就会多一些,我跟国家大剧院有一个“贝多芬十首奏鸣曲”系列音乐会,包括明年7月还会有《贝多芬C大调三重协奏曲》的演出。

曲目选择当然含有演奏家的爱好因素,某一段时间很喜欢一个曲子,就会希望去多演奏;另外也会综合合作乐团、演出方的建议。总体来说,我觉得还是要从自己对艺术的认识、对艺术性的整体把握出发,曲目的全面性和丰富度还是很重要的。演奏家不能老拉一首曲子,老拉一种类型的曲子;我们希望音乐的呈现是丰富的、多维度的,能代表我们对音乐和演奏的认识。技巧肯定是基石,而乐迷真正需要的是能够打动人心的音乐,这也是我们挑选音乐的标准。

记者:著名作曲家陈钢于今年7月去世,他与何占豪创作的《梁祝》以西方协奏曲的结构讲述了中国故事。您是《梁祝》的权威演绎者,从上世纪到现在演奏这个作品近40年,能否请您谈一下对这部作品的理解?

吕思清:一个经典作品最重要的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。大家对《梁祝》的喜爱、对它持续不断的阐释,证明了它的经典地位。音乐是一个时代最好的呈现,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和不同的表达方式。演奏《梁祝》,我们要在尊重作品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同时,把当代的审美、对艺术的认识融合进去,才能形成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声音。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,《梁祝》依然受到中外乐迷的认可,这已经证明它的艺术价值和生命力。

不同于通俗音乐,古典音乐具有旺盛且持久的生命力,这是古典乐最重要的特质;它的活力能穿越时间。我们要把《梁祝》传承下去,让它在每个时代焕发出青春的活力,这太有挑战性了。

记者:您能回忆一下您跟陈钢老师的交集或渊源吗?

吕思清:得知陈钢老师去世,我很难过也很遗憾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就认识了陈钢老师,包括何占豪老师都是在那时认识的。陈钢老师对我也是非常关注,我们有过深入、频繁的交流,后续我演奏了他的《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》《金色的炉台》等作品。应该说,陈钢老师对中国小提琴作品的创作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,他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通过小提琴协奏曲方式表达出来,我们很感激他。

记者:《梁祝》之外,其他中国原创音乐作品的国际传播情形如何?

吕思清:《梁祝》已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上演,这些年,包括赵季平、陈其钢等作曲家的中国主题音乐相继走向国际,像谭盾的《英雄》协奏曲(由电影《英雄》配乐改编而成)也得到了广泛认可。西洋音乐在中国发展历史比较短,中国主题的作品相对也比较少,作为演奏家我很希望优质的中国作品涌现,在国际舞台上呈现高品质的中国音乐,展现独特的中国文化。

2024年,由美杰音乐创始人刘益生创意策划、委约青年作曲家文子洋创作并题献给我的小提琴协奏套曲《中国四季》,就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。这部作品以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为创作灵感,通过小提琴与乐队的音乐语言描绘中华大地的四季风情,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天人合一”的自然观。今年2月,我和美杰新青年乐团带着这部作品走上了欧洲舞台,希望让更多海外观众听到中国当代作曲家的声音,感受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。我觉得,一部作品从诞生到成为经典,需要时间的积累,也需要一代代音乐家的努力。陈钢老师他们为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,我们有责任推动更多优秀的中国原创作品诞生,并让它们走向世界。

传承:东西方之间的穿梭

记者:除了大家熟悉的演奏家身份之外,您还是青岛耶胡迪·梅纽因学校的创始校长,这几年学校的青岛毕业生相继考入茱莉亚、伊斯曼、新英格兰等世界级音乐学府。跟上世纪80年代您在英国梅纽因学校求学对比,今天的音乐新人跟当年相比,成长环境有什么不同?

吕思清:青岛独特的城市文化造就了很多音乐人才,也培养了很多热爱音乐的专业人士,他们具有对音乐传承的使命感,因而才有了青岛耶胡迪·梅纽因学校的创建。我觉得现在的学生确实很幸福,学校硬件太好了,学术环境也非常好。当然,他们也面临很多挑战:比



■吕思清



人物小传

吕思清,国际知名小提琴家,青岛耶胡迪·梅纽因学校校长。作为第一位夺得国际小提琴艺术最高奖之一——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人,吕思清无疑是当今乐坛最活跃的杰出中国小提琴家,他的“足迹”遍布维也纳金色大厅、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、洛杉矶好莱坞碗型剧场、加拿大多伦多福特中心、英国伦敦皇家歌剧院、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剧院、凡尔赛宫路易十四歌剧院、瑞士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、俄罗斯莫斯科音乐大会堂、中国国家大剧院等世界著名的演出场所,与众多优秀指挥家、世界级乐团有过深入的合作。

吕思清1969年出生于青岛,4岁开始学习小提琴,8岁被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破格录取,成为这所著名学府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学生。吕思清11岁被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·梅纽因选到他在英国创办的天才音乐学校学习,19岁赴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,师从世界著名小提琴教育家德罗希·迪蕾女士及姜孝先生。除获得帕格尼尼金奖外,吕思清还曾赢得过多个重要国际比赛大奖。目前吕思清使用的是一把意大利制琴大师瓜奈利于1734年制作的名为“里奇”的小提琴。

核心观点

●演奏《梁祝》,我们要把当代的审美、当代对艺术的认识融合进去,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的声音。

●古典乐最重要的特质:它的活力能穿越时间。我们要把《梁祝》传承下去,让它在每个时代焕发出青春的活力,这太有挑战性了。

●当下,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要迷失方向,保持清醒的头脑,保持对音乐虔诚的心,不要被流量迷惑,这样才会在你热爱的事业上走得长远。

●我喜欢平衡、和谐的方式:技术和音乐要实现完美的结合,让技术融入音乐里不是靠一味地炫技,而是用真情实感去感染观众。

●音乐与科学有着完美的匹配,数学公式其实就是一段美丽的音乐旋律。当我们演奏出优美的旋律的时候,这些力学、物理学、数学都呈现在音乐中。

当时容易管理,相对来说也比较自由。我第一次接触外国文化,冲击最大的就是开放的氛围,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。

那时,有3个大厨轮流做饭,我最期待那位中国大厨,他的女儿也在梅纽因学校上学。轮到中国厨师做饭就觉得过节了,饭菜有味道了。美食其实跟音乐类似——音乐如果像白纸、白开水一样,是打动不了人的;艺术必须有色彩,要在视觉、听觉、味觉上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和变化。当时我们觉得其他厨师就是把东西做熟了,什么都没加工,鸡胸肉也干巴巴的,很难吃,没办法就偷偷地自己做。那时候,西餐厨师一般不做鸡爪、内脏的菜肴,留下一堆鸡杂之类的材料,我们拿去油煎啊、下点方便面啊,觉得是非常幸福的时刻。

范式:坚守音乐人的初心

记者:您从中央音乐学院出发,先后赴梅纽因音乐学院、茱莉亚音乐学院留学,获得国际小提琴比赛大奖,一步步走上国际乐坛。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,中国演奏家基本上复刻了这条成长路线,而且您每一步都非常精准:找到自己的代表作,一路成长为家喻户晓的演奏家,为后辈音乐人树立范式。回顾这样一个看似清晰、实则充满关键抉择与考验的历程,您觉得演奏家如何做选择才能找到最佳成长路径?

吕思清:回看每一步来时路,确实有一些不为外人熟知的情形。人生的道路在于选择,选对了同时又很努力,最终可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。当时出国留学有几个选项:英国一位教授很认可我,不过我考虑到去过欧洲很多次了,很想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锻炼和考验一下自己,最后选择了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。我也不知道当时如果选择去了英国或者去了莫斯科最后会怎样,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认定了一个目标,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弃。坚持特别重要,不管是哪条路、哪个选择,你始终要相信这条路会带你走到最向往的地方,所以你一定要为之坚持。一万米赛跑即便跑了9990米,最后这10米没坚持住,你就到不了终点。

对于年轻人来说,我觉得首先要热爱自己做的事情,这点特别重要;其次,一定要高效安排各项专业事务,包括练琴——一定要练得有效果,练琴的“量”不重要,“质”是最重要的;另外,要有比较深厚、全面的文化素养,文学、绘画、电影等艺术门类融会贯通,会支撑你音乐专业的持续发展。

记者:“00后”乃至“05后”新秀已经在乐坛崭露头角,您对他们有什么评价和寄语?

吕思清:“00后”以及现当代的年轻演奏家所处的环境,已经跟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。我们那时候就是努力学习、参加比赛、获得金奖,得到演出机会,然后被大家认可。比我们再年轻一代的演奏家往往靠机缘取得成就,比如某位演奏家突然生病,年轻演奏家临时代替,一炮走红,这样就脱离了获奖成名的模式。

现在属于舞台和流量并行的时代:年轻人拥有舞台,同时也拥有现代科技赋予的流量。年轻演奏家更重视自媒体的推广,在跟现场听众的交流之外还要在平台上跟粉丝密切互动。这当然增加了很多可能性,但也可能让年轻人忘却最开始从事音乐的初心。当下,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要迷失方向,保持清醒的头脑,保持对音乐虔诚的心,不要被流量迷惑,这样才会在你热爱的事业上走得长远。

交叉:“天籁”来自生活

记者:除了舞台上的演奏,大家对生活中的音乐家也很好奇,关注他们的爱好和时尚趣味。像您在葡萄酒领域就有超过10年的研究,这方面有什么感悟?

吕思清:其实音乐和红酒是相通的。很多乐迷一开始接触古典乐就觉得好听,也没多想;然而越听越觉得人迷,他就想深入探索。为什么有些人叫发烧友,有些人叫爱好者?发烧友会去做研究,哪个作曲家好、哪个风格好、为什么这个演奏家演得好?在这个过程中,乐迷逐渐了解作曲技巧、音乐创作背景等等,对作品就有了独到的见地。红酒也是一样,你开始会好奇它为什么好喝,逐步了解它的产区、葡萄品种等。葡萄酒的五个因素:阳光、雨露、大地、葡萄品种,最后一个是人。酿酒师把自然的馈赠以最忠实、最好的方式去呈现,给大家带来美的感受、对生活的感恩——音乐也是这样,所谓“天籁之音”,即是上天的馈赠。

葡萄酒是我的一个爱好,爱好都是有过程的。我喜欢平衡、和谐的方式:技术和音乐要实现完美的结合,让技术融入音乐里不是靠一味地炫技,而是用真情实感去感染观众。红酒就是典型的例子:它既不能太酸也不能太涩,要丰富,要有变化,要平衡,给人留下回味和记忆。人们为什么对一些事物的记忆更长久?因为它对自己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。比如一场音乐会,观众散场就忘了,那不是成功的音乐;如果能让观众在几个月之内想到了还很成功,这才是高品质。红酒和音乐都是一种艺术的呈现。

记者:您对小提琴的认识好像不只在乐器层面,更有一些交叉学科的认知。尤其在当下AI时代,对于演奏家而言如何超越谱面去理解音乐?

吕思清:当下尤为重要的是交叉学科、复合型人才。过去像达·芬奇这样的大师,横跨绘画、物理、数学、解剖学等多个领域。对小提琴而言,简单的运弓就是一个物理学杠杆原理,是力学的艺术呈现——用多少的功、琴弓的角度、手臂的力量如何传达到琴弦上,都是非常讲究的。音乐与科学有着完美的匹配,数学公式其实就是一段美丽的音乐旋律。当我们演奏出优美的旋律的时候,这些力学、物理学、数学都呈现在音乐中。同时,音乐与美学、文学都有交叉。现在,AI可以做那么多事情,但我想,也许有一件事情AI目前代替不了,就是音乐现场的情感交流。那份真挚,再高的算力也替代不了,也是我们艺术家存在的最高价值。